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上監司帥守書七

上經制使書　　茗溪先生

廸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謹再拜上書經制龍學閣下某嘗謂天之生才地之生材一也不中道天於斧斤未有不堪於用者非必鄧林數尋之栝柏千尺之豫章然後爲材凡可以爲杗爲桷爲欂櫨侏儒者皆材也天才亦然不中道天於聾瞽跛蹇則亦惡有無用於世者哉然其命則寄於匠氏所謂匠氏者以規矩爲方圓以繩墨爲曲直定規矩繩墨於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良工巧匠也以道義爲規矩以行勢爲繩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才者天下之宗工大匠也然則材與才者皆不可無所歸矣雖不可無所歸亦不可不審其所歸何者力之所任質之所趣有衡從燥濕之殊宜從而衡

任之宜燥而濕處之則所任所處皆不得人焉物固有不幸失其所若此其所以爲寄命於匠氏則非特匠氏擇材也材固有擇匠氏之理矣雖然何世而無才何地而不生材其輪困離奇弃委於道傍槁死於嵓壑而不見録用者葢十五也幸見用則聽其所爲而已又惡能有擇於其間哉是不然天下無良匠師則已使誠有之亦無惡於物之擇已也至於有擇焉而不見録則抑有命焉竊惟閣下受眞宰之知當數路之寄器使職官黜陟能否居宰相之功半于茲再歲矣進則成規退則成矩若匀神而爲謀左以畫方右以畫圓盡以心而爲匠凡其人之才所謂大小長短孰處孰任未有能以形逃者閣下之規矩繩墨誠先定於心也今有人焉讀聖賢之書求爲古人之事業盡其爲洩涊孝校周旋二紀而始得寸祿行年四十有五矣其所事則攟掇捃蘖纏乎薪米之間銖寸而龠計自旦至暮而營營小人爲敵雌雄食其食不敢怠其事然非其性之所能爲失其所矣

昔者璣今者僂昔者䏶今者瘠豈端使然哉嗚呼其亦可憐也已竊自思念生長於世幸未至聾瞽跛蹇而其心尋曲折沮能辨大賢君子之忽忽者今遇匠師而不能自寘於規矩繩墨之間尚亦往而可其雖小物蓋知審所擇矣獨未知閤下能擇惡於物之擇已且哀其情而受之否耶若其大小長短與所處所任則其未能知也知歸焉而已矣至於求歸焉而不得則況真有命焉某也敢不知命乎冒台嚴不勝悚懼之至不宣

上府帥書

東溪先生

懷寸抱義之士處一世間蓋常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人不已知至沒世而名不稱則亦士之所耻是以先世之士必得公卿大夫推轂稱譽而致身於一時而公卿大夫亦緣好賢推士垂名於後世昔王吉爲臨卭令折節屈己以成相如之名臨卭卓氏承令風旨尊爲上客是相如由王吉而婚偶因卓氏之財而官達非得令之推重則下邑之一蕩子尒王褒爲益州刺史聞王

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作中和樂職詩褒名上聞宣帝召見遂
以文章大爲侍臣非得襃之見則窮邊一夫生亦是二人者當
吾蜀尚學之初破荒以文藝取名然皆出於縣令刺史振其
跡當時二人雖託令刺以進身而縣令刺史亦由二人以顯名
至今士論言相如者必及王吉言子淵者必及王襄世今之蜀
猶古之蜀也據西南之都會扼大江之上游列郡數十士人游
士接跡里巷況承朝廷教養之盛風化之美其學經非止漢儒
之章句爲文不類前人之流靡或有灼灼燒士出于其間以封
禪之書而使之典作賢臣之頌紀其實以鋪張太平之閎休昭
者與前之偉績者未必不平視二子但幽隱寒賤不自激昂以
投合於尚書之知而尚書亦以高明尊顯未肯俯爵而提引是
幽隱寒賤所賴於尚書而尚書功業之外好賢推士之名不
重於後世亦奇男子之可惜者方成周之盛時上之人不忽微
賤而致採納下之人有所附託而脫於怨咨以公旦之聖孰贊

以見其敬禮賢以接其宜而所得之士乃在禮賢之中以至貴接至卑所接至多所得至賢乃至如是方斯之時士無不得其所者故其詩曰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夫上之人無以待之則有遑遑而無逸豫何暇於游有憂嗟而無歡愉何暇於歌今也說之而來游樂之而來歌可謂得其所矣及其衰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詩人以是刺幽王夫大臣在位之至貴微臣白屋之至卑勢固不相接事固不相關飲食宜不相及也言語宜不相通也車馬宜不相出也然以至貴遺至卑不肯飲食教載詩以是而刺其臣又及於其君由是以知上之人不忽微賤而禮納之非特聖賢以為盛時之風采亦治亂之所由分也故幽隱卑賤衆人之所忽也在賢者則必為之致欽衰世之所輕也在盛時則必為之重惟賢者為能友衆人之所忽惟盛時為能收衰世之所棄如斯而已伏惟尚書以吾道致身入居華省位正三品出為西州大方伯雙劍以南所謂大臣

者實乃爲倡其拔擢之權吻啞之功噓枯吹生又非特漢之一令一刺推轂聖君賢相惻怛之愛以用仁心於西南必自士人始此某所敢鼓其狂言也然又嘗聞古人之知士有賞其賢者以激其餘陳蕃之於徐穉是也或雖未賢而亦禮之以致其賢燕昭之於郭隗是也以言爲不足以知人則已矣若大可以由言而知則某之所以自献此者不啻于言矣尚書以爲賢望下陳蕃之榻如爲不賢亦請從隗始吧之領之退聽後命

上張宣撫書　芸室先生

夫所謂公無私者何哉大道之行雖人各有心而好惡是非之端如出乎一人毀譽褒貶之實如同乎一辭廉耻之分如界辨之不可犯而誣譏攘奪之風潜銷於冥冥之中當是時也非無私也公足以勝私也昔者伊尹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夫一介微物也微物不以取諸人猶之可也不以与人自人情觀之抑鄙陋甚矣殊不知君子之道自其窮時不妄取于雖

一介之微在所必慎故能放其顯逆之日雖自任以天下之重在所不屑夫窮達舒慘之間大公之道已行矣伊尹挈大公之道自躬耕莘野以至作商阿衡其所養非一日所關非一朝是以能恥其君不若堯舜而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公無私之効至此極矣有商治之專美三王斯道表明於上伊尹之力矣後世公道不行好惡是非之實一切不明毀譽廢取罔不失真廉恥道喪而爭奪之俗興非無公也私足以勝公也伊尹之風於是掃地矣恭惟某官以直道自奮勳在王室真所謂以堯舜之道自任而以伊尹之心為心者也邇者行朝駐蹕東南顧念川陝在遠欲得獨當一面者而付之閣下毅然請行授鉞關外須天下之重任居賢智之所難非平日涵養深得所謂至公無私者而藏之於身行之於世曷能臻此宸衷倚注眷寵日隆若黜陟若賞罰軍政民事一切付之便宜盛哉得君之深前此未有也閣下弭節而來登士之俊良汰吏之冗濫飭軍律之不修

講利源之久廢料敵若神愛民如子凡所當上之意而責成者罔不究心悉靈於其間頗如異者西華之鄙人洛陽不詞偶以東川漕屬待次二年甫及瓜往而為有力者所攘是時仰瞻閣下勁尚廉恥壞植散群垂怜孤蹤許以復任士大夫莫不拳手相賀皆曰公道之復開也公道復開則中興之治可指日而待也某不敢援引他喻以某所親見而躬蹈者而論之則雖中興太平誠不遠矣唐郭子儀一時之偉人也陳翊所著將佐略其間言官至宰相者七人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五人雖汾陽功業士多慕附以成名然意其黜陟推挽之間必知所謂至公無私者故能得士之多如此閣下仗忠義以勤勞王家雖古伊尹未為遠過汾陽武人尚何足論而某以歷餘生老於選調又豈敢望一將佐之列今幸官滿有期且又念所任之後如漂流木偶未知所之尚徘徊於爐錘之內不免重瀆陶鎔用是輒布區區伏惟某官以至公無私之道念

其殊遼寒微而特予之進不勝幸甚

上安撫特制　　東山先生

某竊嘗謂古之人聲名未立孰不願先達之知而有志之士亦不敢躁進非惟先達能擇士而士亦擇所歸何也先達之士固有操鑑通悟槪望隆重天下士從而歸之至有登龍門之游望閬臺之聚餘響冒洽談慕恭其聲音冒角巾蒲扇傚其儀矩和風美氣星堂月旦雖欲不往見不可得也其漢嘉書星譚薄乘從不足與當世知然竊有區區志棲貧自澹其所學莫非孔孟之道其平居常以孝義爲心其入仕也亦知廉謹勤恪不敢越官箴爲而韜光晦跡切切然想望古人於千百世之表以傀偉一旦之遇蓋有年矣乃伏遇閤下以英偉之才膺眷遇之厚遠分夔顧出寵南服芹揚休命换節坤維方開府之初礼賢下士援引後進庸蜀之人浩然相見風采而某濫備貢文闈試進　士于少城之下遂獲于與謁慰平昔嚮慕之心何其幸也雖然何以爲贄

某聞之古之人將見君子有所獻於下執贄之義以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其繇曰天地交泰萬物以通自上接下其志攸同雲天相遇雨澤既豐利見君子往則有功因竊自言君子樂挽撥上至有倒屣迎之下揖禮之折節以為其文栩栩以期其贄其吹噓殺首依成聲歌遊無所不用其至玩易之辭殆天所相也故是演所得易而為之說曰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之為物薄而祭祀可用拔茅而以其彙征言君子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與之俱進也需之上六不速之客來礼之終吉言君子不弃小善雖不速之客而猶加禮是以終其吉也謹錄所為詩賦雜文篇以為贄見之禮伏惟合於幸賜觀覽干冒威嚴惶恐之至不宣

上席制置書　　　　金華先生

某書生也好以刺取時尊得失發於謳詠以洩其一得之慮乃素所結習伏自參政關府于茲亦既引久虛已志搜以來天下之

善見西粵之士莫不踴躍奮激爭効其嘗所懷者與參政相与嘲納酬酢不厭是宜明目張膽傾露其懇悃而欽嘿退縮獨在眾人之後今始輒有献焉豈固慢哉誠夙夜隆拱以窺參政之設施不為小察端龜揆筴可以見兆其尚復何言然猶進其餘欲惓惓不能自已者惟覬參政由重於全懿亦古之爱是人也蓋無所不用其至孝參政時察其闔之万物之变有幾而大臣之用無所非有為天下之識則安能先未形之機而濟其難非有如天下之道則安能藏獨運之用而任其重故與其說無可善之功而春秋有不言之化此聖賢經綸之經守也奈何議者撰摘金縢之書為周公之大忠而不知其先未形之機莫微於營洛邊取夾谷之會為夫子之宏烈而不知其藏獨運之用莫深於墮費焉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顧今天下全蜀之力絀矣雖虎窺之患宜謹於疆場而由爛之憂實切於腹心何者輩彙重輕足以驗事變伍緩急足以定計民之於國譬元氣之於人人之始

也法當未問其疾而方方先固養其元氣國之紐也法當未
問其敵而方方先蘇息其民使彼浅夫苟日至之末私負户賦
之近名則將務鎮於亟絕之餘重斂於已敝之馬尚欲税駕於
前地可乎恭惟參政静亂昭曠而眼觀幽遠之变韜歛精華而
深閟神明之用涣群拉以大中之政折隙歷以不怒之威撫疾
呼撫苛玄而疏疏傑傑專意於民若恐不及近者汰稟縣令以
彰隆指曲折備至言光武中興大難未夷首俱擢卓茂以風示
天下而髙帝崎嶇轉戰僅及咸陽遂約三章之法由得三代之
仁術也以具拨之謀人之国而遽用其民雖有伊尹周公之材
智其何免於阽危參政其尽之矣然而縣令之選有二有良吏
有健吏良吏本於仁恕健吏本於辦給仁恕長於愛民而辦給
近於勝民意者參政之於民固不求勝之也則二者之中宜得
辦給而能恤民仁恕而能戢吏者以當盛意乘特未知參政於
何而取之風俗溷惡全蜀不知有公議者久矣脩之者亦而壞

之縉紳非獨士之罪也上之人逆閉其爲善之路而務納之於
行險之域孤介者無以自立也參政將一取之以人言其素見
其賢所憎於頹溺而志所愛於盜跖賢否著亂必徒爲是紛紛
也頹參政專取孤介自立者而器使之誠以孤介無所持而自
立能不苟也且孤介自立無所持而能不苟是人也充之可事
爲稷契況一縣令哉今世之頑頓嗜利而無恥者皆有所恃而
甘自弃者也貪夫徇利烈士徇名齊景公酖於千駟之富而夷
齊安樂於西山之餓志各有所在也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尊
有參政在上而下之士不得以行其志歟是則拔孤介以達士
志而答民望竊爲參政急此某不佞向若踰少以不養全盛之
氣邪世故媚忌之鋒甚極而悟之畏威之如疾祗悔以復於道
仕雖弗競而克己之功抑日新矣天之所以相某者甚寵而敦
自弃也哉況茫然四海獨行於斂鮮迋之中而無強力一臂
之助太虛蕩蕩徒挾至公以爲依歸又何所恃而不矯揉以自

治郎一官任澤十年癸亥冬較藝類闈登下第猶仰孤憤
於英俊之場已而宣撫邵公試以百里民社之寄代者滿任來
春參政少寬之俾得施其所學以表見於世是亦某平生之一
時也參政其肯信之乎嗟夫人不知之而汲汲以自鬻其亦陋
矣然全蜀衣冠之司命參政寔為之而士有失職而不得以行
其志若微參政而誰告參政其無怪也文正王公嘗有事於泰
山才出國門薦州縣吏凡百人已事而還所薦者相繼皆召擢
文正言於真皇曰臣所薦者非欲朝廷遽召擢也士人既為大
臣所薦必愈自愛重而天下亦知有其人矣養成之可為它日
之用君子為進人物固自有理某何敢徼倖目前之遇於參政
哉小詩二十解姑以致其游伎而已干觸威重伏增戰越不宣

上蕭制置書　　覯物先生

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四川制置使蕭公降慶之辰凡蜀之士能
以筆舌鳴者誰不致祝延之辭于門下切意不出於鸞鳳龢鳴

定出于松椿龜鶴皆誕言也有老門生崇道更張其若敢獻其壽之説而異乎衆人之論其説曰孔子言仁者壽蓋仁者必剛治民則公稪身則正事君則忠斯三者於天人性命之理皆宜獲壽者也其頃侍杯酒接燕談聞与宋知郡話及小説所載本朝二相或得久在朝或不得久在朝故事且曰大凡為人不可使人畏此論誠美矣而有未盡者輒演繹之以仰助聦明万一儻有益於仁則有補於壽矣此獻眞壽之説者也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語曰斯亦不足畏也已孟子曰就之不見可畏大抵為上者必有所畏為人者當有可畏但論其正与邪尓専權犯分作威作福不可制御如霍光使宣帝畏之如李德裕使宣宗畏之者誠不可也陰狡狠毒巧諛奇中傷害善良如李林甫使同列畏之者亦不可也若夫正談正言動由直道不肯君飛鳥依人以乞怜効婦人女子媚悦以希寵如此者以之事上雖賢君明主猶或疎之况昬庸者乎此漢武畏汲之命所

以相公孫而弃汲黯也以之交友雖大儒名士猶或憚之况淺陋若乎此張禹後堂之集所以狎戲崇而外彭宣也雖然自今觀之孰是乎孰非乎使汲黯彭宣改節以求人之狎暱果足以爲黯為宣乎夫中和者太極之氣也禀斯氣者眞近聖人曠古以來罕可多得有過不及或剛或柔東京過之猶多君子西京不及遂多小人故曰不得中行而尚之必也狂狷乎剛者利以華物柔者優於保身故君畏齒吮齒亡舌在華物者損巳益人保身者從人利巳公孫作相汲黯被逐及淮南之謀所憚惟黯視決若發蒙耳自二人身計言之孰利孰害若自漢家國計言之孰損孰益也嗟夫末俗趨利如狂瀾回飈士知慕古人心懷愧恥而有所不爲者万万之中無一焉上之人引以屬世猶懼不濟可又使之從俗乎某嘗游東南聞先生立朝之節迥凜然若嚴霜不可犯實有懾鷹鸇而卻之風明此不正之徒固嘗畏之矣暨在鈐轄泉趨事者幾年伏見剛毅明斷識如昔之所聞賊愕

不法之吏又嘗畏之矣拜別二載復得聽侍台光實為榮幸昨聞斯語意廣未安易曰幾者動之微古人憂家著作關雎皆志防微寧可充而過言不可忽而不問也某嘗辱國士之知當効國士之報切慮先生執不可使人畏之論不復計其邪正以此為上恐樂軟美而疎剛直尚姑息而惠姦邪以此事上恐厚將順而薄正救事引善而志逐惡末流之弊或害於仁矣某昨來坐間又聞先生舉仁人明道不計功正義不謀利之語此乃至言無復可議者也願先生參二者之論慎思明辨則當年立朝之節未為過剛前日治蜀之政未為傷猛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謹守力行仁莫大焉以之治民則公以之履身則正以之事君則忠人事所修於性宜壽天報所及於命宜壽是謂仁壽云詠天下之真壽者也薰沐陳詞敢以為獻

上鄭宣撫書　　魏堂先生

自聖人繼作天地之蘊日月星辰之運行山川草木九州海外

風俗之變動禮樂刑政文章度數之消長根株牙角毛纏脉絡
亡不備具付之後世以待能者如寫家翁治產積貨為屋若干
田若干馬牛羊豚雞鶩為豢棄竹箭若干資生之具色色不欠為
其子弟者敢當謹守規矩視來寄治充拓補歉鎔拱而藏之寶
而全之第篤相付期不欠乎如是始足稱賢嗣於一世矣後乃
不然以為此皆前人之所經意何必遵用據其舊法創立新意
貨財雖勤聚耕耨煩失時背道愈勤愈遠得此苦業不足為難
望之讀孟子至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輒拒揚墨
處纔有省悟知天生聖賢端有所為使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
夷狄孔子不成春秋輒不拒揚墨便為負天負人世界至今當
已缺壞廢爛靡有孑遺矣凡此數者不過有敝即救敝而不救
安用聖賢救而無方則此勿救敢問前日之敝其名謂何今日
救敝其方安用或曰士大夫苟偷以趨便其民選愞以希幸
者忽度數為未習吏視律令為虛文誕謾偷如影器組束

膠固不可擦用豈不甚危此其名也越自陛下手斷西南付與
端明不震不搖于今四年端明遂能裂去函弃投之法度得其
方哉聞之道路有口者言之白頭宿吏一毫不敢舞其智嚄唶
老將丈寸不敢哆其功士勤於有用之爭民安於無告之所軍
事國事咸有邊幅晏然不驚宿弊屯去此皆世教風俗之所系
絡乃非細故薄物米鹽沙土以為功名与夫狂走妄路陷入荆
棘者之流也望之淺昧寡陋亦号有志然而氣力單弱既不能
主持清議名位沉下又不得感奮流俗猶得窺見盛德一二妄
論如此恭惟此手調和混元坏陶世界破除邪見還歸正解安
坐補處作將來眼豈不甚宜望之雖愚亦當受命門下流布教
風以次傳受不失本旨如斯而已昔者顏淵問為邦曾點欲託
於舞雩之詠夫子皆不怪何則彼其自處也審故言之不疑惟
是未嘗望見顏色而竊自附於門人之列望之僭矣賜之譴訶
用為輕脫者之戒所獲多矣不然為絜而且進之望之又幸

代上許師書　東溪先生

某聞古之論治要者以知人為人主之道任相為人主之職蓋以稠人廣衆之繁聚深情厚貌之微隱以万乘之尊欲大而察之則力有所不給又失其所謂挈重形從而探本操約之義故以進賢退不肖之任而委之一相為相者代人主進退天下士大夫各盡其才各當其分又不竊其權以為己有故知人之明復歸于天子而當時士大夫亦知名器爵賞自天子出而宰相但代其措置故能竭忠義以報國而不顧宰相之私恩竭忠義以報國而不顧宰相之私恩者是乃所以報宰相也惟宰相能以公舉士大夫能以公報故進賢退不肖之權天子不疑而委之相相亦不見疑而得以此為自任昔堯以此而委舜舜亦以此而自信故能進元凱而退四凶舜之所以進退者不計其私故堯任之而不疑而元凱之徒知舜之不計私皆竭忠於堯未嘗私報於舜當時後世觀舜之所舉無異於堯之自舉不見擇

競而取辨也其或宰相不能公天下之進退去取己意而用其所同借資公爭以責私報士大夫亦覬望其意以希合爲進爲務傾心誓死結爲黨與王朝之不恤而私室之是依人主了然覺其勢不在此而在彼則不得無疑於宰相圖奪其權以歸己若武帝嘗謂田蚡曰卿除吏滿未吾亦欲除吏求以分其權也夫除授者宰相之所以代天子而非宰相自爲也天子疑宰相自爲欲分其權以自除則天子失職而宰相失權天子失職則知人有所不周小人得乘間而入宰相失權則勢不得安於廟堂之上小人乘間則傾宰相勢不得安則宰相自傾借恩植黨欲益其權而反損之曷若公爭而公報非特得以自信恬然不疑於一時亦且立大功成美名於後世耶吾嘗考傳記觀前世宰相之所以成敗者誠不過此嘗欲以爲執政者獻然自筮仕以來外補小吏知己中無可施是說者自公之蒞西川其所畢窺擴例今公還朝必將居是任矣當是說者非公而誰夫豈敢天

下者不特能革當時之敝能使繼其後者不得為敝不善者非特不能去敝又以其所為生敝語曰當局之迷不若傍觀之審也公不以其人之輕而採其言非特寡聞淺見之說獲伸於公天下國家亦幸甚

上王宣撫書　五臺王公

宣撫端明閤下用兵莫先於料敵料敵審則可以不戰而勝蓋用吾之長而逆為之備使敵計無所施也愚請料今日敵人之勢以天下之全力而臨區區之一方則彼衆而我寡以戰勝素強之威而當屢敗傷殘之餘則彼強而我弱以關中天府膏腴之地而又引河東北為之助西蜀雖名為沃野然地狹人稠則彼富而我貧自吾失五路以來敵人不遂長驅而來者以吾地有險阻若千里深入吾地棧道隘絕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彼雖衆富且強無所用之使敵人之計若聚兵扼吾之衝築壘積粟為持久計今年戰吾之東明年擊吾之西使吾奔走疲弊

備不得撤不出數年彼皆自以壯我日以斃則可一舉傳檄而定也善料敵者知其計出於此則必用吾之長而消遏爲之備盡險阻者吾之長也一夫當關万夫皆却凡險隘之路吾禁閑擇將以精卒守之彼擊吾之東吾亦謹守吾東彼擊吾之西吾亦謹守吾西使之自跳梁奮躍於外吾若不聞不知焉内則拊循百姓和輯將士節用以裕財勸耕而豐廩使上下一心内外齊力然後觀釁而動則敵之長技皆發譬之猛虎在山終日咆哮騰擲而不得食則亦委頓顛踣伺其怠而刺之則一舉而得虎矣今則不然敵人才一舉足而吾諸將之兵調發皆起轉輸餉饋器械百役紛然内外騷動不知敵人未能深入吾地而吾先自弊如此正墮其計矣去年饒風之役諸將之兵費以億万計屢兵既去論功行賞費又不貲今日之役又甚於前矣譬之病人疾在腠理而先以藥下之邪氣未入而五藏已虛其亡可立而待也愚竊為執事者惜之夫險阻之地兵貴精不貴多今數万

之衆頓之輿利劍闊間則亦安所施設哉首尾不救難以禦敵易以奇潰此又不可不慮也今天時向暑虜之中軍必不輕動但以偏師出入吾境使吾民銳以待之全蜀騷然坐取困弊為今之計莫若料簡精卒一二千人以濟吳將之師擇諸將中謹朴壯勇為吳將厚善者將之謹守吾險勿與之戰而盡罷諸將之兵以省饋運寬恤民力不出一月虜自引去然後取愚前說徐為後圖惟執事裁擇

上沈葵卿書　　觀堂先生

望之竊謂蜀於今天下最重最難不待詳而知也然且言之夔秦隴肘於維腋襄漢上流此固重地然皆異時兵所從出入衝道自和虜來銳師健將列屯而謹何者皆不啻處否者人皆知夔之處李一郡為国西門貢賦道出舳艫相趁如是竊譬之咽喉一有梗塞飲食不下奈何其不有人也是故国家常倍憂之侍郎省中古今如繡此其為大分形勢之說誠歷數欵不足陳更

岷峨其次巴地阻遠民生其間貧苦寂寥土聊其地遠故吏易
以殺人無告其民貧故豪傑大家足以武斷而不可解甚者郡
縣府吏富人千里姻婚相連約事發相救爲急熟以故寒細民
奔受制至死不敢言此徒一大聚作穰穰不勝說日者縣官謀
帥擇用文武吏覓猛相循環甚有意義人之見其形者乃畧之
識耳今者侍郎之來皇上之意明白可見是謂循環之变治矣
將柔此中以付執事恭惟執事蓋巳任而不辭矣抑聞之足無
常大亦無所小爲稷而以足合天下無售稷矣故善爲治者臨
事以論術不存術以待事是之謂用中重惟執事道業文章一
世所望以爲天子大臣師表當世者出爲諸侯姑曰休息實不
宜躬親細務以傷侍臣之大體專於所以翕張紀綱維持風俗
執事蓋將無所不爲者邇江之政行於鬼神行於搢紳之大吏
全蜀之士誰獨不聞執事無謂堅之甚愚而不識也承民之詩
誦仲山甫之德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夫有所謂王命又有所謂將而行之者有所謂邦國之若否又有所謂明之者既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有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者嗚呼仲山甫可謂全德用中之君子而執事甚有之矣偏州下邑叢冗龐雜之中雍雍肅肅如在大府几案之下端自今日始望之書生老矣尚能洗濯筆研持大牘坐諸生堂下三揖踊躍而書之今天子二十七年吳與沈公爲婺州其改去云俗周宣王時仲山甫之德傳之巴人爲無窮之聞執事雖欲退託不居斯人其肯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五

書

上監司郡守書八

上青州張相公書　　楊文公

竊以表海名邦全齊舊地成周賜履實重五岳炎漢剖符繁劇青社統兩蕃之職貢擁十乘之塞幢允屬聖朝是爲雄牙長人之守注意尤深恭惟兵部相公業茂經綸望高廊廟晏自翊諧二聖歷陪三階奏堯舜之吁俞有夔龍之風彩天垂北斗回步武於中臺地險東秦委藩宣於右地日理暫煩於舊德行春衍洽於徽謠使竹臨戎豈久容於偃息公槐論道將再頊於燮調輒負之心寤寐增切

上知潤州陳麗天書　　夏文莊公

伏以外諸侯之重二千石之貴唱首太平必舉賢才良衆之擬乘貴在堂上但之室梗楠在御豈有賢太守之庭而無良士

蓋知與不知亦伏念某四歲結髮從師執鉛槧者十五餘載矣
去年再戰場屋為名天府方將交臂春闈鼓行文陣僑寓學宮多
尋簡書變乎遭辛輒折衝內顧先人奉辟請之命供傳遽之職
跋兵間道瘁於戎事帝用追命行加等之贈幸嗣寵之出命於
柴毀之際因讓不聽外廷有補以縣吏民心素慕撰譽無許今
者豈謂遭遇執事總秉郡政威望隆峻發度人物哀卹孤幼故
敢以片言薄投深自媒為所望執事近觀邇言遠察其行蕭史
之晚可擢蘭猗見賢之清亦有鴻鵠勿謂冗官而非秀孝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書云知人則哲傳曰幸亦所知禮稱推賢
而進達之易謂拔茅連茹故夫子之舉管庫趙孟之出淮術善
有所在人其含諸然其之所望不敢遠此但覬執事鑒其好幸
少留恵顧使他人無庸賤之謗公府減奴隸之責令勾乙之暇
得秉鉛弄翰為幸之際許解官就試必能昂首擇星自求騰躍
上以副先人之心下以遂為儒之志遂得侍問都堂商榷今古

射御孫吳條對以攻將不在他人之後以辱公幸語其報効則
有先王仁義之道在惟下執事者哉之

上余青州書　　　　　　　老泉先生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渝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

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千方里而莫之或救明公迺拔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彼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為高岸之節傲視四海飢寒困窮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耀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深而困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為之名豈天為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為也而人

亦自貴之天下以為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一為世之所棄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与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与夫今者之為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五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為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鉅軍李王閣下夫草茅之微布衣之賤游身於公侯之門敢述
于御相之庭古人為之為宜今人為之為著李大而謀遠先義
而後祿古人為之為祥今人為之為狂雖道非不同而義非有
二也其時與勢有然也昔者孔子既聖矣盡見者七十君而
孟子亦進退齊梁滕薛之間盡終死而後已何其勤且勞哉是
一聖人與一賢者（聖一本作賢）一豈亦身希公卿之高而意得萬鍾
之多哉其以道去也然猶大夫不得齊諸侯不得高故陽貨饋
豚則瞰亡而投閭齊王欲朝則以疾而謝行非樂於自高而志
其為卑也義有然也亦士之有以用而然也今夫裂天下之分
而占官府以坐居者豈一人哉然皆有左右之吏助而守三尺
法度之成書是其所為自足而所責已盡其文烏待士之為哉
故士之仕（仕字一本無）於今世者何所為哉人無用而自進幾希而
不善人無用而自李幾希而不狂既善而狂幾希而不自絀窮

且自給幾希而能自樂然而有不自給而能自樂者非挾以義去也亦有以詭去也今夫人之謂利欲者豈以富貴尊高之爲哉今人之富貴尊高者不少也是非爲良富貴尊高也獨士能有富貴尊高爲異也夫恬淡求而樂易足則富不可勝用也知天下之所以貴而不爲可賤則貴不可勝用也扳其萬以自享配聖賢而爲名則尊不可勝用也謙而益光卑而不可踰則高不可勝用也士之有是四者則何慊於富貴尊高哉又安用不得於身而戚嗟求於人而不獲則憤懣哉故士之有直已而不彊信道而不回雖窮餓死而不悔者誠以中有以存也雖然皆非今之所能也亦嘗仰其餘風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亦不敢見也故孳弥久而勢益窮身加修而時譽（一本作愈）不至凍餓身腹而人不恤孤者不育而病者不嫁日迫衣食之圖以牽所字其勢信甚蹇其迹信甚窮然而處之不敢不恬也亦古人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也雖然目不望富貴之門身不離

縉紳之間非惟巳不喜最合於人計其從之亦人之不取也伏惟閣下之德其聞有日矣始也迫窮餓之役願從事于左右而無由今則少間以來也幸閣下辨進之雜文一編輒敢贄左右律詩一首因以賦侍者其辭淺俗無足收采如閣下始進之則令雖尚少自待未易巳則閣下猶可待其它日之成庶幾不辱門下也干浼尊聽赧然無它不宣令再拜

上泉守蔣大夫書　西塘先生

竊謂人之於世而大聖賢之所以異於人者識而巳矣夫目以明見而識寓其中見則有限而識獨無窮是故識者神用也今夫群衆環於前而皆見焉則目所同也至於視其進退靜作而人不人默定於中者則非見之所可及識而巳矣猶之日月也照臨万物則其明也至於蔀覆之下匿形隱行則非明之所可及而皆見焉則神而巳矣故曰識者神用也而事之於世亦猶人也故莫非事也而有小大輕重之不同是以其辭也必急其大

而緩其細先其重而後其輕知事之爲事者則衆庶之所同而知所緩急知所先後則聖智之所獨故善惡與禍福之差而榮瘁與顛倒之序此日月精神之照也賢否與疏親之繩賞刑與先後之失此明識深識之施也夫内自得之人不求辨於人也是故食飲居處出入作息無以異於庸常之人而所得寓其中焉非識則不能辨也至於事也翕張行止抑則廢振則舉無以異於庸常之事而大功大利出其間焉非識則不能知也大冶鑄金金躍於爐曰吾必爲鏌鎁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使人也事也亦若是則人必以爲不祥之人不祥之事也而人之鑄也莫不同惟知是金之必可爲鏌鎁而不使自躍也則大冶之所獨是故金不難得世而大冶之識爲難伏惟閣下以不世之才智而加之學問之光明足歷仕途名滿天下二十年之間敭歷備歷閩浙之雄湖湘之重公皆奉命而按視廉訪之在人之賢必學在事之宜必先西漢吏先南荊蜓務鄉稽服戚德延頸稽首

詠歌頌願靡不愛戴是皆明誠深識之所施而事無不宜所以
能然也天子以泉為重藩遐陬絕俗遠去京國又欲其如西南
人之受賜也是以迂公麾旆遠來鎮涖其實旬月之期必有殊
拜非意於久也方邸報下傳而人知嚮服矣矧旌車之已至乎
而不肖之人實以此時獲預僚吏之末趨走於前拭目雲天之
表傾耳金玉之音又覩下車一二處置而知此方人物豪休被
福之有初也實不勝初之慶幸而至於累久不猒也方明辨昭
晳有如青天万里無片雲纖埃之翳而專享皎日靡不欣欣然
喜整整然治也顧使生身四十九歲壯遊士大夫之間實未見
恢廓明爽如閣下者也今玆溫陵之為州京閔何濟閩越交廣
靡所不通實四衝之會府也以政事言之固當為列城之師鄰
國之觀豈獨一州而已哉而政教之本孝校為先也乃積謍陋
宇風雨所不庇而無用之屬一有十關孝字稍至頹弱不給敎
官有職事而無廨舍寄寓於廡下者逾歲矣是豈大府之體而

明公曰師尊儒重道而本政教之意哉前太守胡公深以為念適值有市舶之役而力未暇及也自公受命之日有自北來者傳言明公在京嘗泣辛士有得以礼候門者公見而問特先及是此間士人聞此言者固未見公之顏色而知公之所以為政之大端矣感激慷慨而相矜賀非特今日也方神明之政一新群目俠以公所職在是正欲具士人所願顒于門下者以獻而昨日侍坐具承訪議深知左右之留意与向所傳者不相妄矣夫非明識深識特然有覩而毅然有行其能如是乎然諸生嘗每近日稍定又冬月晴霽可以修造不切急之間誠恐旦夕公有不次之命則事又未可期也此俠所以區區謹布一二

代上嘉守書　木鴈先生

某嘗聞司馬遷之言曰不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又聞韓愈之言曰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哉三復其言

而思之以謂爲士者知修己而已居仁由義砥節厲行則名聲
未有不章爵位未有不得而又何必營營以附借爲哉然竊究
觀天下斈士大夫爲不少矣當時顯聞於世而載於簡編者蓋
可數也意當時寧無卓偉之抒不得所託而寂寞老死於草莽者
則二子之言蓋亦欲斈者儆勵自致不可與土木俱腐其不附
青雲之士不借勢於王公雖曰賢愚良不過也某生二十年矣
承先人之緒業齵齪孤寡助糇粮知讀書早祿以榮門户而志窮於
憂患氣敗於塵埃殊未有片善寸長過人者伏惟執事負剛明
之材蓄淵深之德往年倅蜀嘗某受方分之一而聲蹟至今赫
赫在人耳目及來爲郡則善政善教倍逾於前不勞而事辦
言而民信誠豈勞之循吏而神明之賢牧也某桑梓適在下風
獨念遊斈于公未得借邑子以時進謁此固不此責然賢人君
子所以閲士者鼻骨亦一見之早晚哉顧其求見之意何如耳
執事惠流澤被坐判千里之情僞如某某晚生寒進願詠歸夫子

之門其區區之悃因執事不待俛仰而得之也進之退之惟執事命矣勝悚悚之至

上新太守書　　石月老人

天球河圖洪璧琬琰繁弱赤刀太阿龍泉尚矣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數者歷代之所共寶球琳琅玕魚鹽禾稻金錫竹箭丹銀萬葦尚矣鄭之圃田楚之雲夢魯之大野數者天下之所共利黃鍾大呂青黃黼黻華堂金屋飛黃騄駬尚矣蜀之文錦北海之珊瑚南方之犀象數者人情之所共好鳳皇芝草衆人皆知其美瑞青天白日奴隸皆見其清明夫古今天下人物多不相似至於世之所寶情之所利所好未始或異者其大既同故也物且如此況人乎衆人奴隸如此況智識之士者乎此卓犖過人之才豈弟仁賢之守是宜屬吏聞其足音者跫然而喜望車塵者環折再拜相為賀朱轓之來也閣下挺特不群秩秩風岸璠璵美質瑚璉貴器施諸廊廟無異乎世之所共寶者仁

行如春咸行如秋良民待之以撫育教夫閭之而懊擢施諸藩維無異乎以人之所同利者色溫而厲氣清以和議論足以鏘金鏘玉文章足以潤飾吏事施諸宣化無異乎人情之所共好者衆爭覩之何異鳳皇芝草乎人民皆仰之何殊青天白日乎則閤下飛使旌而來動使車而馳民吏之覘望下風惟恐或後宜也某以不才拘於官守不獲奔走壽觴因爲士民相和而歌曰　湖風靜兮湖水更清斯太守來兮滄波其停神龍護兮水宮交瑩斯太守來兮於斯濯纓鄰人喜兮喜氣大盈相慶得賢侯兮權聲沸騰某未能遠走而郊迎聊爲士民歌兮將見一郡訟理而政平不然又何喜而歌於斯耶歌畢士民咸曰休哉

上知郡王大夫乞進萬言書　同前

古者有懷才抱道之士困守山林既不敢自顯亦不忍終隱顯以時用之在我固未嘗區區守一介之節以傲睨乎世也方其窮也潛心乎典誥之微言馳騁乎百氏之衆說而夫古今興亡

治亂之指無不悉究而又蔭長松藉豐草浩歌長嘯無暇外慕其所以自樂乎貧賤者如此及其居廟堂宰天下當時泉石坐忘之樂反拘束乎軒裳冠冕鳴玉步武之間而不以為勞也是以古人歎畎畝代胥靡釣煙江之濱無非以堯舜之道自適一朝感渭幣聘之所交夢肖之所求後車之所載蹶然將相則不世勳業自當時而垂後世蓋素所養者定然後於窮達各造其至而未始苟然也某銀峯畎野之下士也學問不能過人器識不能驚時身雖窮閑於古人用心處不敢不勉故於聖人之書其精者學之以治心修身粗者取為文章又其粗者稽之以為治天下之說天下治亂之說未易究也故曰稽之云耳蓋以窮居無事存心於無用不若存心於有用也然愚之所知不敢妄發非特而言猶弗言也今者新天子因日食之變詔許中外封章言事寧惻怛以天下之言不進為憂則是狂愚發喙之時也謹以所欲言者為書一封妄意投進伏惟閣下收養千里如

父母之於赤子又加以至公之心上佐天子開迪言路則閤下之用心無負於明天子建牧守之意矣其間豈山有鍾霜降則鏗然而鳴蓋氣之所感然也今某之言頗此儻使有毫髮之補於見施之側則不肖受賜於閤下非淺幸恕察焉不宜[illegible]

上資守趙子然書　　趙狀元

某聞之士之有求於人也不求於其人有可以榮辱我者而從之求則其人固有所不見見亦有所不必合合而不必喜不合而不加慍非合不合之不足以爲喜慍良以其人輕吾之榮辱未在吾則雖欵曲密執如加諸膝怒罵中絶如納諸淵彼自用其榮辱吾自吾而吾之榮辱不賴也則亦安用朝夕其門愁苦其肺腑以候伺其顏色哉若夫名世之君子言重山岳天下之所取正發聲一出升天墜淵無所不至士無意於世則已万一有意於世而之也吾未見其人也彼我接也謹身事之洗濯磨治

以附近之雖拒之而不我納也猶欲收器掃門以希一見之榮
其人引而進之立之其側而教誨之雖未得志也亦足自以其
終身可以列於士君子之林而無疑彼其所以与我者不啻乾
依違而惡君無器焉有請而辟焉而吾尚欲行於天下哉故夫名出
之君子士之著貴恭也一語默而窮達定矣昔者其之始學也父
兄詔之以事賢及其仕也朋友教之以親附君子曰不忘其雖
多亦姿以爲其不藏之竊聞天之西南有鄉僭撫分者文彙孝
博材全德飭身出無以爲對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兒視文章故
視小霞蓋天下之士待之以輕重也求也惟其遠於門庭充階
自通抱懷擠擠則以天不我相俾不得一壁執事之輝光求印
可而自占焉試事盤石皇濟將代而執事開府資中其得以縣
小吏拜伏跪起遵奉教條服食道德以滿其顧望之事雖然方
其未見也敢欲見之及其既見也不能無憂何則大美必有大
累豪傑之士視世間不足与者不啻糞土求田問舍之語一出

而陳不離及日不顧親與余子之不數固也某之未仕也執事

嘗引之所不及人講之日惟其遠也自言其能而人不以爲怪

今也朝夕在廷而不得一言則相与議某之無能若群立乎其

後矣此某之所甚懼也執事嘗樂易不立崖岸雖布衣之士

分階而坐解帶磅礴至酒相爲無有間隔於某矣豈不怪聞者

辱游以來歲裁爲此某平生窮達之決也然某官期入冬而足

矣無故不上一人將謂某士趾而懷祿昔孔子去魯遲遲其行孟

子去齊至於三宿豈不欲亟愛身故也惟執事是畱利之御得

體口及春以行某亦因以久在下風躬趨吏之役以報盛德宜

使其從知其辱取於執事而不議其後某之腹心不敢復自蔽

惟布之執事執事其加憫焉

書

雜上時流

上張太傅書　孫文懿公

太傅執事竊以文章之作非徒鏗鏘詞調偶儷章句餌聲利釣祿食而已誠以仁義者建極之定名道德者適用之殊軌其理簡其詞博張而為教化則可以範風俗游動植代天地之權焉邈而為述作則可以屏邪慝詳典禮成方冊之奧焉自宗周衰辭聖沒說縱橫于戰國殿於嬴秦至漢之文駮雜而不粹魏之文猜忍而弗淑西晉已降皆放淫溺邪無所宗至皇唐撫御王道坦正聖宗挺拓帝典寅亮故碩儒之士皆沉研訓誥蹈履軌範確然有三代之風苟非俗醇道釀又安得賢瑞間作若是之宏麻哉執事稟受沖粹蘊爲奇挺性正而不訐道博而不雜辭氣治行一規矩儒術是以敷藝庠序則首冠俊造奏名殿廷則高

列等中相廬湖列爭誦人口進士程生近以執事新文數篇見借理粹而古辭簡而莊無氣盤無流韻聖賢之志仁義之業皆涵漱芳潤導詠淵泒樹而復豐焉流而復暢焉俾未萌未發之旨炳煥左右雖元和間古道方賞宜乎有慙色焉某捧誦伏讀神志醒悟恍然若釋陰霾而視晨曦之彩其為快可知也當是時苟不能脫常調去小節以希望特達是何異伏轍而瘦轂塗獄而藏氣其也庸之賤子夫賦朴野財單家昧徒以無先人之業幼從事於文學酷嗜典實頗嫉班覆凡刑名權霸游說詭誕未嘗肆目其所採雖不足鉤深索隱必以尊主術數理財為務其所屬文雖不足衡奇角新必以擯邪說斥異端為志指此則僣無外識至是迨十五年其間累選貢部皆以欲筮仕而時蹇命剝動不克進非罹乎族裔窮困於家難用是齟齬激起浚鑿私自憐悼故慨然有拾書入閩之志泊函神邦方逝時事主公大人之門激因不私紹介使願色以求進焉跡益畸援益寡叔悲

愁困苦亦攣齒肯臆非執事孰察其道之粹駁較其文之疵否撿拔之鼓吹之則舉有臻於成立重念貴達者有誠非難知人難寒賤者守道非難求知難故僧儒之才見表於韓吏部杜牧之傑受薦於吳武陵設使韓吳循常處弱瑣節則二子不當以挺特之投求贄牛杜是時勢可撫音則二公不當以卓異之操見拔蓋功相協道相會故欣遇也若左右前後者為之先容琅琅義轂錦爛唐史某雖蹤跡隱晦固非躁望之所敢及而執事識拔茂冕燁燁然曰又可自讓於昔賢乎近文十首隨書拜獻伏惟閤下不罪僭見遍賜觀覽見則發身幸甚

上梅直講書　　東坡先生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是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之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若其僥一時之倖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所任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敢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王介甫殿丞書　　唐庚先生

元城王令謹候臨川先生之起居以書進于左右楊子曰在則人亡則書是經亦猶人也孟子曰聞風不如親炙之則何先人而後聞哉而辯亦謂彼面也有聖人者爲之依歸而恨已不逮然後知楊子之言之畧也自孔子沒而後世之弟子源移流漫故六經之學皆雜出異同騈爲門戶而後世學者甚身白首更疑是非衡興殺死無所折問與其親承聖學口出耳納者何可概論又惡在人而經同也又仲尼之世高弟子名列迹著者九七十人雖指名庶幾者獨顏氏之子而他皆學文堂户卑焉高

純自仲尼沒餘今二千年其經具存而七十子不時輩出則聖人之粹又可概見矣夫外聞風不若身親服膺不如習化也史矣嗚呼如孔孟者率千載不一出猶學者積思時念身將如見之設有孖幾孔孟者同時而出則宜何如哉其向聖有從來矣伏惟座下純道厚德冠于近世休風盛烈流浹當世蒙董嚮人皆覬望盛德思欲奮起以沾被餘澤豈今願不願得事前後耶徒以身困地遠自致無由耳今座下入為天子用而今適在路陽因首奮節以來者蓋教命且償其素心耳其如聖賢進退身之道當世之取捨所宜皆座下從來所自養者況今知不及之何敢言哉南山之田詩一首輒敢歸獻從者輕瀆左右負慚無已令再拜

見朱祕丞書　廣陵先生

月日元城王令謹以書見于著作執事楊子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雖然豈獨秦哉要士賤自秦而始耳方三代之盛時

教化之具脩備故士出有從來及其成也賓于鄉論于司徒拜受於王皆自有礼致然皆為上者有取於下而在下者無求於於上而士之出處已有方矣周衰之末天下大壞而戰國之世其君皆狼視虎吞以腊肉天下而深謀巧譎之士鑽隙以出頗其為何足道語哉然當世之君皆撇屠屣伏傴而願見如子思孟子之高引不下合而時君亦恐恐其不及養是其故豈有他哉以其心常有求於士爾當是之時進退去就常在士而取舍不在人及秦漢而下變天下以郡縣而郡守丞尉主之而郡守丞尉常自有法度之成熟而無求于士而士始無用於天下一來於京師蹉跌一失之則有老身不及遇者故士之不遇當世者始多其甚者不知士於天下為何用也然此固士賤之道爾而令亦嘗笑天下之士善自賤也夫士之無去就之分者多矣惟其自待不高故望人也速自守不固故求人也輕不徒不擇而見之而又不知見之謂何也今夫衝衝而趨鄉鄉以見所承

聯如不及望門人以自媚者此果有道者所為耶願如蓄狗而冠耳屬足以士進退論哉始今之既字世嘗願以古之人去就而見之既而卒無得也伏惟閣下為縣之日已藹然衆相為賀既而脩治矣然猶切切日不暇覗其所為心常偲偲自在民然常較之雖遐千里而更數千年計其為民者未易一得也今雖又聞執事之風而始猶有待焉今則見自來矣惟其所以見執事不敢妄而今之自勉不敢輕敢以書焉孳執事照之不宣全輩

上孫莘老書　廣陵先生

莘老先生坐下六經之道備矣而學者必以詩為先雖聖人教人亦然昔者孔子嘗言詩矣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莫近於詩蓋孔子之言詩如此而今嘗哲聖人既删之後而求求後來世作之詩蓋與古異矣承流相沿不及以至今而詩之道大壞嘗推求孔子所謂可以興觀群怨者殘絕矣則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之道其亦略乎今其僅存者鳥獸草木而已嘗爲在能多識之乎然今嘗從後世待詩之薄而採求當世之所以興而後知其然者蓋之無主故也古之爲詩者有道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正之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草木詩之文也夫禮義政治之道得則君臣之義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爲父子夫婦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爲風雅者用是以爲雅而頌者收是以爲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者也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於此者也鳥獸草木文兆者也是古者爲詩者有主則風賦比興雅頌以成之而鳥獸草木以文之而已爾而後之詩者不思其本而徒取其鳥獸草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然詩既有風雅頌之体凡三而頌者待成功以告神明而後作則平時固未易爲而風雅之道後世亦無采取而散逸草野然士之有天下之志者言天下之事則其詩當近於雅有一國之志者言一國之事則其詩

當近於風而變正之道又係之時而為詩者多無所主而不知所懼則詩之得正而不變者有幾以是言之則詩之得者與少矣然皆固說者謂古詩之數蓋三千而孔子取者三百後之言者皆爭不謂實然以謂多不稱所取然以後世之詩觀之非徒聖人所刪之多然又勝聖人所取之少耶其亦可知矣而今皆讀書至幽厲之後天下大亂之際觀天下之窮民怨夫寡妻遂吏之心而求之詩而後得之與世觀其言辭而當質而不俚文而不華曲而暢婉而不隱以順言之則可以議禮以公言之則可以議義以直言之則可以議政以曲言之則可以議刑然後知詩之道情而聖人刪而存之者不徒云而古之詩者得之多也今皆發之而傷今焉然猶天之有能也始者既承從於學而甚又晚而知詩之不易為而絕筆于今者又之然聞先生之風而願見之退求無以為贄者則追求舊作得數十篇以敢學未副志無以自白又敢書所說以通左右意者有待也先生何

以敎之詩三章道其所以來爾恰不加怒則幸矣不宣令再拜

見王龔書　　賢齋先生

某切惟執事奉天子命來官三楚方執事之未至也士相語曰此三槐丞相之家清虛居士也前日執事至自万里陋邦之人爭先覩之為快士復相語曰吾見其顏如春溫氣凜秋色風流藹然與世相忘其西晉之佳公子也某曰非也子知夫衛國之鶴乎其可使之沖天遠唳而不可使之乘軒是王謝之徒也非居士比也又曰吾見其激昂風聲正色不阿直氣凜凜見眉宇間其東京清議之士也某曰非也子知夫宋國之神龜乎鑽無遺策而不免於刳腸是陳李之徒也非居士比也然則居士如之何居士有時為西晉之公子也飄若無心之雲出能澤物則非西晉之公子也居士有時為東京清議之士也直若無私之繩時可卷舒則非東京清議之士也以晉漢之人物而方居士則居士之跡猶可議也以居士而擬晉漢之人物則居士之表不

可得而聞也吾意居士以道為偶自得於心若固有異於人矣自得於心若雖不得見然可得而聞若當再拜而問之澡雪吾身虛心以俟居士豈捨我而不教乎今茲踵門有請將命伏惟執事喜於筆詠孺子若可教願承教焉執事下車之次旬進見之士座無虛席得聞一言皆有飽意其求之請益今已後矣雖然求教而失之遠則其要不又其誠不通受賜於君子自今日始尚未晚也執事察其心而已謹獻近所為文一編非敢以為文也以為受教之資也進退唯命不宣

見黃魯直書　賢卿先生

某嘗謂道無彼我也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古之君子惜其資深之至得其真樂焉有同於我者固將樂与之共也雖然方戰國時有孟軻氏願世之人無以共其斯樂也則企仰於百歲之上其言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方西漢時有揚雄氏願世之人無以共斯樂也則俯持於千載之後其言曰後世

復生楊子雲然後知我之太玄至唐韓愈若張籍皇甫湜之徒
肯從之交游非不深也而誠之不適反有疑愈之言若然則退
之之心將誰與歸也嗚呼先後異世則恨然以相慕卒而同時
乃有不知其師友者此得其徒之爲難也彼於心莫逆則寄於
相視之笑於言不違則形於終日之愚其樂豈勝計哉相得若
此雖不言不笑可也某生於蜀僻在西南岷峨之處而切服執
事之下風久矣信其人而賢之神之所潛萬里一息誠心自通
內視其中已有許於門下願效請命獲拜君子之光惟執事裁之
而已樂者貴之心固有所聞將推其真樂以與扶之乎執事斂德
自藏與道同隱其得於心者太羹元酒不足喻其味其感於心
者黃鍾大呂不足喻其和則大全之妙未可得而聞也至於立
已存誠君子之大方則應世之跡亦道之緒餘也東京之士激
名節而不能制其禍西晉之士尚清虛而不適於用伏惟坐進
大道矣二三子之失中在我者必有大過於人矣孫子願承教焉

制舉投獻第一書　蔣樞密

三代取士之法本於行而不本於言士之出於其時能有所立
於下則上必莫之遺於是勉勵激率以篤於行義之習而華言
故辭無所用於天下及其有言亦皆近於可用蓋其非有要利
之欲撓於其心則凡其所以言者皆以情自竭無所文飾以求
合於上而必切於利害之際下至戰國之時如詐偽反覆傾側
之儀秦騁其縱辯以遊說於諸侯至提其國而質之當時之君
固有深仇而切惡之者然至其有言則回意易慮無一人不聽者
何也以其所道之利害曉然別白乎其前從之者安不從者危
則雖欲不聽而其斷亦不足以自守彼儀秦之徒言縱則天下
合言橫則天下散其離合天下之勢如在於掌股之間而其揣
摩捭闔六國之君皆聳動振懼改容加禮真若得其所未聞者
豈非其言之切於事與情乎不出於誠信而用之於詭譎以卒
敗其名使其推是辯以極於先王仁義之際則何施而不適於

用哉自漢以來患天下難得可用之言於是設科舉以待天下文學之士而求其直言極諫以究於天下之治亂與夫政教得失災異之變復有應詔之士承問進退類皆以射策決科為利而其意不主於言是以虛詞濫說多近於迂闊而無用其間可稱者十一二而已甚哉其言之難也蓋漢之董仲舒公孫弘晁錯唐之裴度元稹劉蕡之徒此皆嘗以科舉中而有聞於後世就其所言以觀其行事亦未必皆合豈有言者不能行能行或不能言與然則言者果足以信其實哉夫董仲舒之談王道信粹美矣然而泥於春秋災異之說則未為守經而指古劉蕡之訐時務信乎直矣然而避於大易愼密之戒則頗若無術而不遜晁錯之詞章可觀矣而臨事不足於權智裴度之勳業可尚矣而再世不見於文彩至於公孫詭詐元稹浮躁蓋無足道者嗚呼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而應選者不為鮮矣而卓犖超越之士差寥寥而無聞乎而有此數子者尚皆

有曲學之敝以乱其純而失其完則於今之時而求其全人者蓋益難矣向則其所以待之者又不若於漢唐也夫漢唐之所以策賢良者皆及於其所謂大者而不攷其纖悉之記問士之應詔者前既有積久之學而其心之所潛莫非在於天下治乱之要而究及於天人之際至於苛碎剝雜之說皆略而不治惟其所存者大則其所得者亦大是以仲舒之徒以三年不窺園之精一發而見於三道之對雖未必盡究於理而後世之學者遂不能出其右此亦書取之効矣而今之所以待天下之士則不然始秘閣之試収摭於百家箋傳隱僻之說度人之所不能及者出而為論以觀其記否及大庭之問則又及於區區之名數而所謂教化之要災異之說則問者不切對者不明不識朝廷所以延直言之士為將求其近小之記問則今諸科之選自足以得之而何至以須天下之士耶且惟朝廷所以取之之術如此故夫士之進者雖有積久之學而未嘗有措一毫之思慮以

及於天下治亂僞精粹神不知其他是以今之舉者不能望於漢唐之
盛者良以此求不肖學不足以明道而詞不足以達意而妄欲
從事於此惟其所謂大者盡功嘗署而講之矣其小者十或僅
得其二三今者不量乃欲應詔而起而或者以爲持此之學將
夫今之所取者正異術也往則必觸於報罷而無可以必得之
理尚其蒙從去之恥孰若引而去之則猶足以完其美名而不
至於自辱哉噫爲是說者其亦始於僞矣昔者魏詩學業老人
而宗黨以其不足於學術勸之不就以爲自高而舒之意以爲
進而不中者自我之負何可以歷窮不就之高而爲衆來哉然
則舒之說乃其今日之說也伏惟執事以經濟之業當明天子
重任方虛心延意以誘進天下之善多士顒顒想望風采雖某
之愚猶欲振勵極治而一自通於門下也伏惟執事以其可進
而進之因其可就而就之某之幸也非所敢望也

制舉投獻第二書　　蔣梅家

君子之爲學也非有意於進取也將以求明夫道而已道之在內
泰然而有餘則貶動之在外者恥然若不足樂也始愚之學也聞
道之美嘗深探遠取欲以求之耳求之以而卒莫之有得
於是乃知道之妙蓋在於潛得也天下之書既略讀之矣方其
未讀也知有所未得爲之及其既讀也亦不知其所得者果何有
也始之立行也以求夫超世出俗無所羈束以自爲高當天下
之進而獨安於退當天下之動而獨樂於靜蓋自以爲得之矣
無以加矣已而又自惟曰天下皆進吾獨爲於進天下皆動吾
獨守於動矣天下之進而進雖進猶退也志天下之動而動雖
動猶靜也是故以退爲可尚而固持之者何以異於進以靜爲
可樂而固守之者何以異於動惟忘進退者知進退忘動靜者
知動靜甚之於萬物思有以兼忘之而況於動靜進退之際乎
於是有告余以世有進士之舉既往而偶得之乃又有以告余
以制科之舉者蓋又世之所謂才者也甚亦何恤而不一游於

其間哉世之人皆曰學者所以仕也學而不為仕焉以卒為愚亦安知學之果為仕耶果不為仕耶亦何能不然自異而不下同世之為說者耶然則其學之所以進者非以此為足以得其仕也蓋所以為同俗者不欲為苟異而已矣伏惟執事高乎鑑識出衆人之表明名碩譽傾天下之望此固不肖者之所願主以為歸者也進卷五十篇冊其言略有次序不闕一則力不能殫爲謹掇其二十篇塵獻統緒不完此賦不足賦詩斷章姑取其意焉伏惟亮之而已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八